


# 兰花梦

清吟梅山人/撰  
lanhua meng  
岳麓书社



旧小说



# 兰花梦

lanhua meng

第一回 小才女学绣鸳鸯 老翁上文心画清水  
画白

男子赋性飘逸，女儿骨气幽清。老翁性刚秉地阴，海气多妙占  
时。批语科及第，东兰伴父双丰。一文一武英雄群，不吝谁何名姓。

编著《四江月》

从来天地阴阳之气，红花美女，分而有之。其性刚而，其秉地阴，性含柔静，聪明智慧，  
往往胜过男人。所以词上祝男不重女，女儿地清。贤宝不道得好：“男子是起  
做词，女儿是水做的。”可见女胜于男，昭然不晦。至于梅花傲雪，柳絮  
吟诗，那晓得大家，贤若兰兰人，以也记不清楚。单看这词上一  
文一武，留名千古，又有那个男人及得，那有官果，那能两  
个，姓字的绝后，所我词于你女中，文武全才，尤  
为出色。我非假说一个，还要说两个，  
看是一个聪明智慧，一个守成  
家也，不因世故而世，  
而且孝于一门。

ISBN 7-80665-396-1



9 787806 653968 >

1-635 定价：14.00 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花梦 / (清) 吟梅山人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ISBN 7 - 80665 - 396 - 1

I. 兰... II. 吟...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8355 号

## 兰 花 梦

作 者: 吟梅山人 著

责任编辑: 梅季坤

封面设计: 黄 朝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 话: 0731 - 8885616 (邮购)

邮 编: 410006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81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65 - 396 - 1/I·635

定 价: 14.00 元

承 印: 湖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滑油塘 6 号

邮 编: 410009 电话: 0731—541359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 序

前人每谓扶輿清淑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殆有所激而云然耶？窃怪叔季之世，须眉所为，不啻巾幗，僥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阴阳颠倒，有如是耶！吟梅山人撰《兰花梦奇传》，离奇变幻，信笔诙谐，草创均出心裁，花样全翻旧谱，可以资谈柄，可以遣睡魔。而前人有激而云之旨，即寓乎其中。有识者均能辨之，或无俟鄙人之赘论也。兹因麈尘山人以序属，爰题数语，弁之简端。

光绪御极三十一年乙巳元旦日  
烟波散人题于沪江窗明几净斋





第 一 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	1
第 二 回	松小姐欽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	4
第 三 回	见美色公子起淫心	赋新诗宝珠动春兴	8
第 四 回	见诗句阿姊肆娇嗔	正家法闺女遭笞辱	12
第 五 回	开酒筵花街杀风景	舒忿恨柏府打陪堂	16
第 六 回	俏丫鬟偷看佳公子	松宝珠初识张山人	20
第 七 回	行酒令名士庆生辰	沐皇恩美人作都宪	24
第 八 回	深心叵测奸计通同	一味歪纏作法自毙	28
第 九 回	堂前闲话妙语诙谐	冰上传言书呆拘执	32
第 十 回	警芳情密言传心事	夸大口无意露奸谋	35
第 十 一 回	打茶围淫鬼闹淫魔	发酒兴恶人遭恶报	39
第 十 二 回	话不投机焉能入彀	药非对症反足为灾	44
第 十 三 回	识病源山人施妙手	图好事箴片献阴谋	48
第 十 四 回	出神见鬼相府奇闻	嚼字咬文天生怪物	51
第 十 五 回	翻新样状词成笑话	写别字书信寄歪文	55
第 十 六 回	生辰会令集红楼梦	美人计酒醉玉堂春	59
第 十 七 回	将计就计假作温存	昧心瞒己终当败露	63
第 十 八 回	刘公子充发黑龙江	松小姐喜动红鸾宿	66
第 十 九 回	关门赎当快订良姻	所欲随心已偿私愿	70
第 二 十 回	未过门刑于施雅化	作主试巾帕掌文衡	74
第 二 十 一 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语	灯红酒绿玉自生香	77
第 二 十 二 回	许银屏名园观画景	松宝林高阁理瑶琴	82
第 二 十 三 回	诸大臣会议论军情	三小姐清谈成雅集	85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訴沉冤	稱神明青天斷奇案	90
第二十五回	懸明鏡卓識辨奸情	雪覆盆嚴刑懲惡棍	93
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城隍廟鬼魂親寫字	97
第二十七回	慧紫雲除夕通情話	勇松筠元夜鬧花燈	101
第二十八回	肆筵設席賓客稱觴	論曲談詩老翁飽學	104
第二十九回	傳警報外甥逢舅氏	懲不肖阿姊似嚴親	108
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識奇才	掌兵权女兒拜大將	112
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痴心談別恨	老夫人宴感離懷	116
第三十二回	兵宜練精將宜選勇	未窺豹略先伏犬韜	120
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執法誅衆弟	真侥幸飞剑斫吳方	124
第三十四回	松經略初次立奇功	重義王全軍遭大難	127
第三十五回	積寒暑松帥染微疴	決雌雄苗兵逢敵手	131
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	小公主兵出羅華島	134
第三十七回	拒虎將酣戰木都統	失龙岩怒斬叻皇親	138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語訴幽情	可憐宵芳魂驚幻夢	142
第三十九回	重義氣仗義救同年	顧私情徇私赦小叔	146
第四十回	以賊攻賊智本如神	知法犯法禿而且毒	150
第四十一回	觀星斗良宵得飞剑	冒風雪寒夜捉姣娃	154
第四十二回	清內地松帥喜成功	征苗疆大兵齊出海	158
第四十三回	施毒計決水破岩關	乞靈丹求仙尋古廟	161
第四十四回	生急智官兵開地道	運神機大炮炸天門	166
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烏喜縛渠魁	定蠻方紅旗飛捷報	170
第四十六回	奉聖旨大經略班師	顯神通老道人作法	174
第四十七回	慧紫雲求簽靈隱寺	老制府飲酒奠愁湖	178
第四十八回	立功揚名加官進爵	一门將相四代榮封	183
第四十九回	授顯官二人同上任	傳喜信兩侄各求親	187
第五十回	破机关寶珠還本相	試清白美玉竟无瑕	191
第五十一回	親上親嫁女又婚男	樂中乐佳人配才子	195

第五十二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排喜宴卯酒荐辛盘	200
第五十三回	真贤良小心全妇道	浅见识百意振夫纲	204
第五十四回	识好歹慈姑怜爱媳	斗口角莽汉虐娇妻	208
第五十五回	松宝林酒令戏群芳	许银屏新词翻妙语	213
第五十六回	宴宾客李府设华筵	撒娇痴阿姐闹标劲	217
第五十七回	重国色画阁看梳妆	赏名花芳园集词句	221
第五十八回	泼天祸乱郎舅挥拳	平地风波夫妻反目	226
第五十九回	许文卿反面即无情	松宝珠伤心怜薄命	230
第六十回	松小姐已得膏肓病	许夫人枉费爱怜心	234
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请名医老人空缩手	238
第六十二回	小银屏痴心怀侠义	老道士隐语破情关	242
第六十三回	嘱遗言断肠弹恸泪	救恩主割股感诚心	246
第六十四回	画眉人灯窗怀隐恻	司花女月夜返香魂	250
第六十五回	美二郎闹丧打松勇	贤使女殉节愧文卿	255
第六十六回	荐亡媳许府大开丧	庆侄儿紫云新得子	259
第六十七回	赐谥文天子重加恩	设路祭王侯亲执紼	263
第六十八回	伤离别守义即多情	庆团圆偏房作正室	268





## 第一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

词曰：

男子赋形最浊，女儿得气偏清。红闺佳丽秉纯阴，秀气多教占尽。  
崇峻连科及第，木兰代父从军。一文一武实超群，千古流传名姓。

调寄《西江月》

从来天地绮丽之气，名花美女，分而有之。红闺佳丽，质秉纯阴，性含至静，聪明智慧，往往胜过男人。所以词上说男子重浊，女儿纯清。贾宝玉道得好：“男子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足见女胜于男，昭然不爽。至于椒花献颂，柳絮吟诗，那些曹大家、贾若兰等人，我也记不清楚。单看这词上一文一武，留名千古，又有那个男人及得他？看官莫谓他两个，就空前绝后，听我说个奇女子，文武全才，尤为出色。我非但说一个，还要说两个，竟是一个克绍书香，一个守成家业，不但生同斯世，而且萃于一门。

朝中有个内阁学士，姓松名晋，号叫仲康。原籍钱塘江人，是个世家，七代簪缨，祖孙宰相，兄弟督抚，父子都堂，叔侄鼎甲，家财千万，自不必说。这位松学士，家世本是经章学术，十九岁就登第，入了词林。有一位乃兄，也曾中过举人，十余岁就去世了。到了松学士，已是三代单传。夫人李氏，亦是巨族之女，兄弟荣书、麟书，皆为显宦。生下了二子二女，长女宝林，长子松筠，是夫人生的；次女宝珠，次子松蕃，是妾所生。宝珠生时，松公梦人送他一枝兰花，只道是个儿子，逢人夸张，谁知生下来是个女儿！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庆，他就将错就错，告诉人生了儿子。皆因望子心殷，不过聊以自慰，徒做个热闹生日。后来虽然有了儿子，松公仍不能说破。宝珠五岁就请了先生，同姐姐上学。两个姿色聪明，俱皆绝世，几年之中，文章盖世，学问惊人。松公见儿子尚小，就把他作为儿子抚养，不许裹脚梳头，依然男妆束，除了几个亲人之外，一概不知，都叫他做大少爷。

光阴易过，宝林十四岁，就不进书房，松公将内外总帐叫他一人管理。宝珠十三岁，与两个幼弟仍在馆中诵读。也是事有定数，松公忽发狂念，见内侄李文翰附大兴籍考试，暗想自己的虽是假儿子，何不也去观观场？就替他取名松俊，号秀卿，遂一同报名进去。他两个本是聪明宿才，俱皆高标出





## 兰花梦

来。八月乡试，又是文星照命，文翰中在二十九名，宝珠倒高高的中了一名经魁！合家欢喜，自不必说。惟有宝珠心中不快，只是何故？他今年也有十多岁，知识已开，想自家是个女身，如何了局？每常凭花独坐，对月自伤。他做房在夫人套间里，两进前三间做书房，后三间两厢作卧房，收拾得富丽辉煌，与绣房香闺，一般无二。有两个丫鬟，叫做紫云、绿云。紫云与他同岁，还大两个月，绿云小两岁。紫云姿容美丽，性格聪明，能知宝珠各事之意，私对宝珠道：“小姐今年岁数不小，虽说中了举人，究竟有个叶落归根。老爷、太太俱不想到此，只图眼前热闹，不顾小姐日后终身。就如大小姐，现在与李少爷结亲下礼，何等风光！小姐又不好自说心事，依我看来，不如先将脚裹好，日后要改妆，也就容易。不然，再过两年，一双整脚，就是吃亏，也裹不下来。”宝珠道：“就是裹脚，我也不便说。”紫云笑道：“裹脚何必告诉人？我替小姐裹就是了。只要靴子里衬些棉絮，就好走路。但裹的时候，要忍些疼痛呢！”从此紫云就替宝珠裹脚，正正裹了一年，也亏忍疼得起，竟裹小了，虽有五寸长，竟然端正。日间在外，仍是男妆，晚间回房，方改女妆。他姐姐素性严厉异常，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仆，无不怕他，所以帐目等件，笔笔分清，谁敢欺心！宝珠见两个兄弟已过十岁，要将改妆之意露在姐姐面前，一者惧怕，不敢启齿；二者害臊，不便开言。

且说松学士内有女儿理事，外有假儿子应酬，倒也有趣。春闱点了副总裁，女婿儿子，遵例回避。及自出闱之后，松公受了风寒辛苦，病了几天，就去世了。可怜松学士五十二岁，百万家财，一身荣贵，化一场春梦。家内妻子儿女，哭泣不休，还亏有个假儿子治丧，宝林内理调处，井井有法，更有李公父子，也来相助。宝珠作为长子，承继大房，服制只有一年。从来说人在人情在，不是有个举人儿子，也就冷淡了。宝珠见家中无人，父亲去世，改妆之事，则弄得欲罢不能。月下灯前，常常堕泪，一则思念父亲，二则感叹自己，三则家资无数，兄弟又小，虽有姐姐精明，总之是个女流，不能服众，倒弄得心里千回百转，就借着父亲的灵床，哭自家的苦气。宝林最是留心，久已窥见妹妹之意，晚间无事，常到套间里来劝他，说：“父亲已死，两个兄弟太小，外事在你，内事在我，你我二人，缺一不可。你须念父母之恩，代领小兄弟成人。而且家财又大，外面生理虽有，我总理大权，究竟是个女儿家，人不怕事。你如今是个举人，可以交接官场，书香仍然不断，人就不敢弄鬼子。”姊妹们谈到伤心之处，不免也相抱痛哭。宝林又道：“我劝你明年除了降服，恩科还要会试，遮人耳目。你的心事，我也知道，候兄弟长成，你也不过十





八、九岁，我自然同母亲说，总叫你得所罢了。”二人复又抱哭。夫人知道，格外关心，有时也劝他们两句，无如愁人说与愁人，转增一番伤感。

松公七中，免不得开丧受吊，百官上祭，也还成个局面。他家做官多年，就外边立了坟墓，离城不远。宝珠领了两个兄弟，将父亲安葬好了，回家守制，足迹不出门外，只在家内同姐姐料理些家务，连房屋也整理一番。松府住宅甚大，本是他祖太爷的相府，八字门墙，门楼里面，鼎甲扁额，以及尚书宰相、翰詹科道的扁额，不计其数。进仪门一条甬道，一眼无际，厢房两边甚多，上面就是大厅，过穿堂、二厅、三厅，住宅七进，后楼花园，中间明巷，左边住宅，是住厅、大厅、二厅、花厅、船房、书房；右边还有两个住宅，前面轿房、马房等屋，俱在其内，外有厨房。松公在日，帐房在右边宅子，松筠兄弟书房在左首照厅上。宝林商议更章，将书房移在船室内，帐房移在照厅上，右首空下来的宅子，着各执事家人分住。中间正宅第一进住宅，作为内帐房，第二进，两个小公子对房居住，夫人仍居第三进，宝林在第四进。对房里排列些砚台笔墨、大小帐簿等件，自己的卧房内外，收拾得十分精致，床帐被褥、桌椅器用，华美异常，真是香闺似海，金屋藏娇。有两个贴身丫鬟，一名彩云，一名彩霞，是宝林的心腹，小帐目等情，彩云等多可作主，所以他的侍儿格外有权，人都怕他几分。后进宅子，是姨娘领的奴仆居住。后楼锁断，着家人带火器弓矢在上面防夜。当日松公还请了两教习来保家，也就住在楼上。宝珠仍在夫人内房，由厢房六扇小格子进去，方方的一小间，有四扇白粉屏风，天井内回廊曲槛，亚字栏杆，上三间一带玻璃窗格，陈设精雅。当中挂一幅《汉宫春晓》，左右有一副盘龙金笺，对联是墨卿的大笔：

桂子秋风天上，

杏花春雨江南。

两边都有短栏隔开，左一间排列许多书橱，以及各样花卉盆景；右一间笔砚琴书，布置楚楚。上面一带书架，列成门户，中间屏风反隔断了。由右首书架暗门转进去，就是里间厢房，对面也是一重书架，当中嵌一面穿衣大镜，有西洋关棖。推开来就到三间内房，外面皆用玻璃环绕的。挂窗上首，宝珠隔着卧房，右首厂着一排紫檀椅子，有张大炕，几席华美。炕后有个小房，乃紫云、绿云做卧室，挂一个中堂，是个墨笔洛神。香几桌上，周彝鼎器，匙筋炉瓶，西洋钟表，无不备具。桌椅机凳，花梨紫檀，垫褥被围，云锦顾绣，一带书橱衣架，排列俨然，一个精工落地。房里面一张玻璃大床，帐幔被褥，锦绣妆成，金钩金铃，各件俱备。两边红须有数尺多长，灿烂辉煌，似一片云锦。壁





## 兰花梦

上四幅群仙高会图，洋镜挂屏，布满窗前，一张长大理石桌，排设工雅。厢房里镜篋珠箔，金翠辉煌。在玻璃内看天井里，有各色花草，兰蕙最多。此处房子，宝珠取其紧慎，一时改个女妆，没得闲人看见。只有大小姐时常进来，连夫人、姨娘，无事总不到的，两个小公子，更不敢擅入。此刻宝林、宝珠姊妹，商量要事，皆在其内。

且说宝林、宝珠二人，本非同胞姊妹，性情自然各别，一般总是国色的面貌，更有不同，宝珠是柔媚一路，瘦瘦的身子，长长的脸儿，春山横黛，秋水含情，杏靥桃腮，柳腰莲步，犹如海棠带雨，杨柳迎风，软温温无限丰韵，娇滴滴一团俊俏，且有一种异人之处，满身兰花香气，醉魄销魂，到了暖天，淌出汗来，格外芬芳竞体，真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论他的性情，聪明不露，宠辱不惊，奸滑非常，权变已极。到底是个女子，又在髫年，未免失之柔弱，将来阅历下来，自然也要好些，不然后来那番功业，也干不来。宝林则又不然，生得花容月貌，腰细身长，宜喜宜嗔，似羞似怒，柳眉晕杀而带媚，凤眼含威而有情。性气燥烈异常，生小娇痴已惯，且好的是洁净，美的是风流，敢作敢为，有才才智，出言爽快，作事刚方，家内人怕他，自不必说，就是各业的老年管事，见他也是服服贴贴，不敢仰视。他行事说话，也处处服人，人亦不敢弄鬼欺他，就欺他亦欺不过去。虽是个小女孩子，比历练老到的人，还要精明百倍呢！至于那算法小技，尤为精工人神，所以他如今掌家，百事振作，倒比松公在日，反有些头绪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已过，却好去年有个闰月，宝珠二月初旬已起了服。一日，李文翰同了一个年家之子到来，这人姓许名翰章，号文卿，是新科亚元，生得风流出众，矜贵不凡，齿白唇红，神清骨重，好比潘安再世，宋玉重生。再论胸中才学，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同墨卿比较起来，品貌文章，真是一对，还觉稍胜半筹。他父亲也是朝臣，与松府本是世交，与宝珠又是同案，前次也曾会过，如今同墨卿来约宝珠，一齐去会试。不知宝珠去是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松小姐欽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

话说李、许二位，来约会试，宝珠不便推辞，只得收什，同他们进场。三



场完毕，彼此看了文章，果然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互相赞叹。到了放榜的日期，李文翰中了会元，许翰章、松俊皆五十名之内，两人又是同门。三家新贵，喜不可言。转瞬殿试，一个个笔花墨彩，铁画银钩，金门万言，许翰章竟大魁天下，榜眼是个姓桂的，镶黄旗人，宝珠探花及第，墨卿二甲第一，是个传胪。琼林赴宴，雁塔题名，好不有兴！

松府夫人见儿子、女婿，皆点鼎甲，欢喜非常，究竟有些美中不足，却把个假儿子，当为珍宝看待。大凡仕途，最是势利，人见松家中了探花，又是十五岁的小孩子，将来未可限量，那个不来恭维？与松公在日，仍然一样热闹，更觉新鲜些。宝珠授了职，就在翰林院供职走动。

日复一日，到了冬末春初，忽然星变异常，皇上下诏：文武百官，皆许进言。松俊呈言二十余条，缕晰详明，有关政治。圣心大悦，召宝珠便殿见驾。宝珠乃是个柔弱的女子，来至殿前跪下，不觉羞羞涩涩，满面的飞红。皇上见他年纪太小，面目娇羞，又怜又爱，只道他害怕，和着颜色安慰他道：“孩子，你不须惧怕。好好儿奏答，自有恩典到你。”宝珠一条条奏明，果然才识兼优，机宜悉中。奉旨：松俊年纪虽轻，经术甚足，且家学渊源，可胜封宪之任。其父原任内阁学士松晋，亦当简赏，以示朕慎重人材之至意。外翰林院修撰许翰章、庶吉士李文翰，言多可采，着一体加恩。钦此。发下内阁来，松俊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赏加三品卿衔，巡视南城，其父松晋，追赠尚书。许翰章授侍读学士，李文翰升右庶子。宝珠心中也觉得得意，夫人道：“人家儿子，替祖增光，你这个女儿，胜过儿子十倍了。你父亲有知，亦当欣慰，真不枉他这番做作，倒合着一句《长恨歌》：不重生男重生女了！”宝珠本来温和得体，喜怒不形，朝中大臣，皆爱其聪明美丽，个个与他往来，每以一亲香泽为荣，一见颜色为幸。一日，春风和暖，李荣书来看姐姐，宝珠陪他闲谈，见仆妇手里取了一封全帖进来，说：“门上回来，家乡有人来，是本家少爷。”宝珠接来一看，叫做依仁，送与母亲。夫人道：“远房本家，是个当刑名的，你父亲在日，还代他荐过事的，你就出去见见。”宝珠吩咐仆妇：“你去叫门上引他东边二厅上见罢！”仆妇答应去了。李公见有人来，也就起身。宝珠送过舅舅，就到二厅上来，一眼瞧见依仁，面目颇为奸滑，衣服不甚时新，约有三十岁年纪，只得上前相见。依仁见宝珠出来，细细一看，见他还是小孩子妆束，华美异常，耳朵上穿了四个环眼，带了一对金秋叶，一对小金圈，珠神玉貌，比美人还标致几分，遂满脸推下笑来，抢步上前，半揖半叩的跪将下去，宝珠还礼不迭。二人见过礼，依仁要进去见婶母，宝珠引他由明巷入内。依仁一路



走着，暗暗羡慕：好一处房子！我浙江抚院衙门，总不及这样宏壮富丽。到里边，宝珠请夫人出堂，依仁恭恭敬敬拜了几拜，说：“家母甚为挂念，命小侄特来请安。”夫人也问了他母亲好，就对宝珠道：“请大哥外边坐罢，就在东厅耳房里住下。”宝珠答应，依仁谢了，随宝珠到东厅坐下，家人送茶，二人寒暄几句，依仁道：“叩日期，年底就该到了，因路上雨雪阻住，所以迟了一个月。”宝珠道：“去年雨雪，本来太多。”依仁道：“在家闻得叔父天去，甚是伤感。后来又看题名录，知吾弟高发，不胜欣喜，真是家门有幸！我们族下谁不沾光？愚兄连年失馆，就是谋事，也容易些，此番来京，全仗贤弟栽培！”宝珠谦了几句。到有一桌洗尘的酒席，宝珠叫出两个兄弟来一同陪着。依仁总是一团的恭维，哄得两个小公子颇为欢喜他。席散，宝珠吩咐家人几句话，辞了依仁，领着兄弟入内。依仁叫小使在房铺设床帐，从此就在府中安息住下了。

再说李、许二公子，与宝珠原是至交友好，还有二、三个同年，时常来往，依仁都见过了。他见两个公子风流富贵，刻刻巴结。两个公子，与他虽非同调，觉得此人无甚可厌，不过一时拿他取取笑。他有时也将些风月之事，引诱他们。宝珠是个女子，本不动心；李、许二位，说得甚为投机，津津有味。那天饭后，李、许到来，他两个是来惯的，不消门上传报，直走进花厅坐下，适值宝珠在内濯足，才扎缚停当，愁眉泪眼的，用手握住金莲，坐在炕上不肯出去。依仁赶忙来陪，说道：“南小街新来一家，有三个姑娘，我昨日同人去过一次，排场甚大，是扬州来的，有个月卿最小，更比两个姐姐美貌。诸君有兴，何不同去走走？”文卿被他说动了火，即刻要走，墨卿道：“且等秀卿出来，再为商酌。大约这位道学先生，还未必从权。”文卿道：“此事在我，不怕不去！”依仁道：“舍弟前千万别说我的意思！”正说着，宝珠慢慢踱进厅来。各人笑面相迎，起身让坐。墨卿道：“秀卿如此游移，在房中梳头还是裹脚？累我们久候，是要罚你的。”文卿笑道：“罚你一台花酒！”宝珠道：“弟从来不惧风月，诸兄莫作此想。在我家小酌，倒可奉陪。”文卿道：“你就算个姑娘，陪陪我们，比那残花败柳好多着呢！”宝珠见他两个说话，不象意思，忙用话支吾开了。文卿道：“前天南边来了一位画士，住在南小街，本领笔法颇佳，舍亲荐在我处，今日正要去会他。秀卿专爱此道，何不同去一游？”大家道：“好！一同去无疑。”就要起身。宝珠道：“车还没有伺候，倒走了么？”墨卿道：“我们来未坐车，是走来的。你到底还是姑娘家怕见人？还是脚疼不好走？我看你明日，放外任，作封疆，怎么好？”宝珠笑道：“奇谈！做封疆不是当塘汛，你瞧见那个做封疆要跑路的？”依仁道：“舍弟并无他意，恐怕失了官



体，所以孔圣人当日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众人大笑。宝珠道：“我真不能走，我腿脚上常患湿气。”文卿笑道：“裹紧了，放松些就好的。”墨卿道：“你看春光明媚，大地皆成文章，只当踏青的，我们扶着你走，好在没有多路。”宝珠尚在迟移，文卿焦燥道：“秀卿好象深闺处女，真有屏角窥人之态。”扯住宝珠就走。宝珠无奈，只得也带了兩名小书童出门，缓步而行。

不多一刻，已到南小街，依仁指了指门，书童去敲了几下，里面答应，出来一个小女使，认得依仁是昨日来过的，笑道：“松老爷来了。”宝珠问：“他如何认识你？”问了两遍，依仁笑而不言。宝珠心知奇异，也就不问了。小鬟把众人打量一番，就满面添花，让众人进去，请房里坐下。房中洁净清雅，壁上贴多少斗方诗句，有副对子：

翠楼妆罢春停绣，红袖添香夜校书。

宝珠明白是个妓家，口内不言，心中是知道依仁引诱。有人将门帘放下，送进茶来，忽闻一阵笑声，进来三个美人，时新妆束，也还觉得可人。见过众人，道：“还没问少爷们贵姓？”众人还未开言，依仁忙答道：“此位许少爷，是尚书的公子；这位李少爷，是侍郎的公子，就是我妹丈；那边坐的是我舍弟，新升的都老爷，皆是同科鼎甲。”三人也问了三个的芳名，亦是依仁代答，长翠红，次玉柳，三月卿。三人见三个阔少爷，格外巴结，待依仁也就好多了许多，很为亲热。宝珠笑道：“文卿如今真会撒谎，不是令亲做画工，倒是家兄做牵头。”说得众人大笑。文卿笑道：“谁叫你出来迟了？原说罚你一台花酒，令兄怕人把你作姑娘，故牵你到此。若说明白了，你肯来吗？”依仁道：“我替舍弟作东，奉陪诸位。”墨卿道：“何能扰你？我比他两人偕长一二年，从我吃起，明日是他，后日是他，可好么？”依仁大乐道：“老妹丈调处得极妙。他们姊妹三个，配你三位少爷，刚刚却好。”墨卿道：“叫你一人坐隅，如何是好？”宝珠道：“派我一个让与家兄罢。”依仁道：“岂有此理！他见你们少年富贵，怎肯有心于我？况你们是新贵阔少，我是个区区幕宾，自然要吃些亏。”说着，自己先笑，于是拉过翠红来，送到墨卿怀里，又将玉柳，送与文卿，月卿送与宝珠。

少刻，炕上开了烟灯，轮流吸了几口。月卿就去上了一口烟，笑向宝珠道：“都老爷吸烟。”宝珠道：“欠学。”墨卿道：“你太欠学了，难道一口吸不得？连当日圣人也吸烟，不过不上瘾罢了。”宝珠道：“笑话！”墨卿道：“你没有念过书吗？可记得‘二三子以为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不吸烟，这些门人就疑他有瘾么？”众人大笑。宝珠吸了两口，文卿笑道：“墨卿讲解，也同松老大



不可徒行差不多，你们两位都用古人化。”墨卿道：“搁起你那贫嘴！”大家又笑说一会。依仁道：“我们要吃酒，就早些罢，舍弟还要回去巡夜呢。”于是排开桌子，大家让依仁坐了首席，对面李、许二位，上首宝珠、月卿，下首翠红、玉柳，三姊妹送酒。饮了一会，又来了一回拳，唱了几支曲子。玉柳道：“我出个令罢。今年二月十五，是个望日，月色团圆，月卿妹子又与都老爷团圆，就用月字飞觞吃杯酒，好不好？”墨卿道：“难道我们不是团圆么？”依仁道：“妹丈同他团圆，文卿先生要恼呢？”文卿道：“我倒不恼，你们弟兄只怕要告他停妻娶妾呢！”玉柳道：“我先起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松大老爷吃酒。”送上一杯。文卿道：“你一总吃罢！梵王殿前月轮高。”墨卿道：“这些句子，是你最爱的。”文卿笑了一笑。依仁道：“好！我吃酒，不怕你们捉弄！”墨卿道：“吾兄既受吃酒，一发借重了。”说道：“一帘凉月夜横琴。”依仁道：“很好！愈多愈妙！”三杯吃下，笑向月卿道：“贤弟妇，怎么样！”倒把宝珠脸羞红了，月卿怡然自若，笑道：“我也得罪大老爷罢，我是：风清月朗夜深时。”依仁对宝珠道：“一客不烦二主，外人尚且如此，一家人敢不效劳？快说，我并起来喝，才爽快呢！”宝珠笑而不言。文卿道：“难得他的好意，你就说。”宝珠笑道：“大哥既勉谕谆谆，兄弟遵命，我叫人陪你一杯：二月杏花八月桂。”大家好笑，依仁依次都饮了酒。墨卿道：“轮到我了。我说句出色的，席生风，你们三个是美人，我说个月明林下美人来，岂不大妙！”众人大笑，玉柳道：“又是一杯送上。”依仁道：“怎么又是我吃？我来数数看。”把指头才点了一点，一句也不开言，把酒干了，又摇摇头道：“岂有此理，我竟被你们弄昏了！”众人见他光景，又笑起来。翠红道：“我来陪松大老爷一杯，收令是唐伯虎的《花月吟》：月自恋花花恋月。”依仁忙斟了一杯，送与翠红道：“我也瞧人吃酒！”翠红饮干，也回敬一杯道：“松大老爷，陪陪我！”依仁推住酒，起身大嚷。不知吃是不吃，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见美色公子起淫心 赋新诗宝珠动春兴

话说翠红送上酒来，依仁大嚷道：“我吃过五六杯，也没个人陪我。我为甚么要陪你？连你也来欺负我！”翠红道：“应该你老人家吃呢！”依仁道：“没有的话！”翠红道：“请大老爷把诗句子念念，再数一数，就知道了。”依仁口里



念着诗，手指着翠红，一个个数去，轮到自已，果然是个月字，道：“晦气！今天运气不佳，让了你们罢！”取杯饮干，又笑道：“万事无如杯在手，还算我便宜，大家用了几箸菜。”依仁又笑道：“谁说个笑话，我再吃三杯。”文卿道：“叫你兄弟说给你听。”墨卿道：“秀卿向来安于简默，笑话二字，非其所长。”依仁正色道：“舍弟是贵人少语，诸君不可太轻了。”墨卿道：“姑娘腔罢了，甚么贵人？倒是个佳人。”玉珠听了此话，似乎有些惊心，桃花脸上两朵红云，登时飞起。文卿已有酒意，目不转睛，越看越爱，拍桌狂言：“奇哉秀卿！娇媚如此，若是女，吾即当以金屋贮之！”宝珠看了他一看，带愧含羞，低头无语。那墨卿只道他有气，笑道：“文卿狂言，未免唐突良友，罚你三杯，请秀卿说个笑话解秽。”文卿道：“该吃！该吃！”当真饮了三杯。宝珠挡不过众人逼迫，笑道：“笑话只有一个，诸兄不必见怪。”文卿笑道：“怒尔无罪。”墨卿道：“不过是骂我们，只要骂得切当，那又何妨！”宝珠道：“有个老教官到任，各秀才总去谒见，教官道：‘岁考功令森严，老夫备员师保，先考考诸兄的大才。我有个对子，不知诸兄可否能对？’各秀才齐声道：‘请老师指教。’教官道：‘对子就拿我说，我老而且穷，是：老教谕，穷教谕，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老穷壮坚教谕。’秀才们那里对得出来？想了半天，再想不出，一个个低着头，闭着口，屁也放不出一个，只落了两个白眼，翻来翻去。还是个新进的少年说道：‘门生倒对了一个，不知可用不可用，求老师更改。’教官道：‘少年英俊，文才必高，请教罢！’少年道：‘献丑了。’”宝珠说着用手指李、许二位道：“大年兄，小年兄，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大小王霸年兄。”李、许二人笑道：“好兄弟，骂起老仁兄来了！该罚多少？”宝珠道：“我原告罪在先，你们说不怪的。”文卿笑道：“我被你骂罢了，你骂墨卿王八，未免留令姊余地？”墨卿道：“你们别小觑他，他是皮里阳春，其毒在骨。今日听他笑话，就知他为人同官箴了。”依仁在旁，只管点头赞叹。月卿道：“都老爷好才学，出口成章，求你老人家赐副对子，以为终身之荣，不知赏脸不赏脸？”李、许二位道：“我们各人，都该送一副，明日就送来，秀卿谅不推辞。”三姊妹起身道谢。

笑笑谈谈，也有更鼓以后，宝珠的家人各役，带了灯笼火把，拉着空车，来请巡城。依仁道：“舍弟有正经事，先请罢。”宝珠正要起身，只见进来两个少年，跟着三四个家人，多远的一个笑声道：“众位年兄，在此大乐，也不知会我一信儿，今日被我闯着了！”诸人认得是乡榜同年刘三公子，那个是陪堂柏忠。这刘公子名浩，父亲是个宰相。他专在外眠花卧柳，倚势欺人，无恶不作。目不识丁，上科夤缘中了一名举人。更有柏忠助纣为虐，官场中人都怕



他，看他父亲面子，不肯同他较量。他同李、许、松三家，总有世谊，虽然彼此往来，恰不是同调。今日他既到来，大家只行让坐。宝珠道：“有时候了，我要去巡城，不可奉陪诸位了。”柏忠道：“松大人恶嫌我们公子，所以要走了。”刘公子道：“都是至交，千万不可外我！”宝珠道：“兄不可多心，弟有正事在身，本来就要走的。”李、许二位也道：“刘年兄勿疑，你瞧，高灯都点上了！”柏忠陪笑道：“门下取笑的言语。松大人既有公务，何能耽搁？明日我们少爷在此，竭诚奉请罢！”刘公子道：“也罢！明日专候，在局诸君，缺一不可。再不来，就真外我了。”说着，一副色眼钉在宝珠身上。宝珠应了，有人送上衣冠。公子道：“兄头上这宝石，好明亮！”宝珠道：“先君遗下来的。”文卿笑道：“你这耳朵，两对秋叶，同金圈儿平时恰好更显妩媚。穿上补褂，未免不甚雅观。前天老师还背地说笑你呢！”宝珠脸红红的，不语。依仁忙道：“我们家乡风俗，从小戴惯的，要到娶妻生子，方可除去，就连项下金锁练子，也是除不得的，忌讳最要紧。”文卿笑道：“一句话总要你替他辨白，真是个好哥子！”宝珠起身，大家相送，一揖面别。

刘公子扯众人从行人房，又饮了一个更次。依仁同柏忠颇谈得合式，从此订交。李、许两家车也来接，刘公子道：“我今日就住在此，明天恭候诸兄罢。”二人齐说是必来的，一同上车而回。依仁只得带了小使，步回府中，才到门口，恰好宝珠巡城已回，随从护拥，正在下车。依仁上去说了两句话，说到刘三公子今夜在翠红那里宿歇，明日一定要请客，托我致意请你。宝珠说了一句“明天看光景”，就进去了。依仁回房去睡，心里暗想：“我是个穷幕友，今日接交多少贵人，到底京城里有些际遇，将来是要靠他们发财的！”又想翠红姊妹，人物标致，心火大动。前日我去，甚为冷落，今见我同些阔少爷去，就亲热了许多。我明天也做个东，请请诸人，一来可以拉拢，二来可以交接刘三公子，三来他姊妹也看得起我。但是银子如何设处？一刻欢喜，一刻烦愁，真弄得七上八下。

且说宝珠进内，在夫人房中谈了几句闲话，说到蕃儿还好，筠儿不肯用心读书，夫人只是叹息。宝珠道：“娘不必烦心，我明天请姐姐劝谕他就是了。”夫人道：“你父亲去世太早，留下两个孩子来，没有管教，我也不中用，倒累你们两个了，将来不知如何呢！”夫人这句话，提起宝珠的心事，只不好在夫人面前露相，反说了两句宽解话。夫人道：“你进房去歇息罢！”宝珠答应起身，早有紫云拿了绛纱灯照住，宝珠入内，进房坐下。紫云泡了一杯浓茶，送上漱盂漱了一口，绿云装了两袋水烟，起身脱去袍服，紫云来将靴子拉去，